



海南荔枝已经是世所公认的南国佳果。

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海南盛产热带水果，那殊滋异味不亲尝不知其甘美曼妙，一些奇珍异果甚至从方志与诗章中溢出了香气，更有文人墨客在舌尖上悟出了人生至理。

荔枝、龙眼： 佳果本天成

宋政和元年（1111年），诗僧惠洪被流放海南。游子迁客总难免涌起去国怀乡之情，然而他初到琼岛，却写了首心情还不太糟的《初至崖州吃荔枝》：“口腹平生厌事治（厌事治：厌恶烹调的食品），上林珍果亦尝之。天公见我流涎甚，遣向崖州吃荔枝。”

被苏东坡赞为“赤虬珠”“倾城姝”的荔枝在海南地方志中常被列在果类的首位。

“荔枝，南果也，理地愈南愈美。”岭南的荔枝向来为人称道，琼州在岭南之极南，不仅产量丰富，而且种类繁多、品质优良，素有“荔枝之乡”的美誉。“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苏轼），海南岛历史上种植荔枝最出名的地区在琼山的羊山一带，或许是火山熔岩地带富含矿物质以及缺水干旱的特点恰好契合了荔枝“生于木而成于火”的生长属性，此地生产的鹅蛋荔、无核荔、黄皮丁香、六丁香、蟾蜍红等荔枝品种都风味极佳。

正德《琼台志》中还提到了几种晚熟的荔枝品种：陈红、芦花香、小丁香。陈红，以产自澄迈桥阳陈家而得名，因成熟后进献官府，也被称为“官荔”。明成化初年，蒲阳郡守吴琛定其品为“郡魁”。芦花香，出自唐通判苍兴庄，色泽鲜红、膜如胭脂。虽然植株仅三四尺，但是果实熟时香闻半里。小丁香形味俱佳，所谓“剥之凝如水晶，食之消如绛雪”。

可叹的是如此南国佳果迁了产地便失了味道，正应了宋代洪迈《容斋四笔》所言：“名品皆出天成，虽以其核种之，终与其本不相类。”丘濬有诗：“世间珍果更无加，玉雪肌肤罩绛纱。一种天然好滋味，可怜生处是天涯。”

在文人笔下，对荔枝也不都是溢美之词，海南才子王佐曾借进献荔枝之事怀古：“永元存谏草，天宝泯余波。泰运真难遇，林泉奈老何。”永元，汉和帝年号。《后汉书·和帝纪》载：“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险阻，死者继路。”荔枝味美，却因君王的口腹之欲带给百姓深重的苦难。

虽然荔枝被借以讽喻历史，但它实属招人喜爱的珍馐。道光《琼州府志》中记载了一种名为“不纳子”的水果，“似黄熟小梅……核可为经珠，似菩提子”。因为进贡时候遭到了嫌弃，从此得了“不纳子”这么个歪名，这遭际

琼州佳果：

一场舌尖的奇异旅行

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意微

才是真正“可怜”啊！

龙眼，又称圆眼，因在荔枝后成熟，有人称之为“荔奴”。

《琼台志》记载：“龙眼，出琼山

东界并文昌者佳。”相比于荔枝，龙眼的栽种地分散，产量不高。荔枝性热，龙眼性寒。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说龙眼果能治“五脏邪气，安志厌食”，还是“开胃益脾，补虚长智”的保健食品。苏东坡曾戏言，“荔枝如食蚌蝤大蟹（即梭子蟹），斫雪流膏，一啖可饱；龙眼如食彭越石蟹，嚼啮久之，无所得然，然就酒阑口爽餍饱之余，则咂啄之味，石蟹有时胜蚌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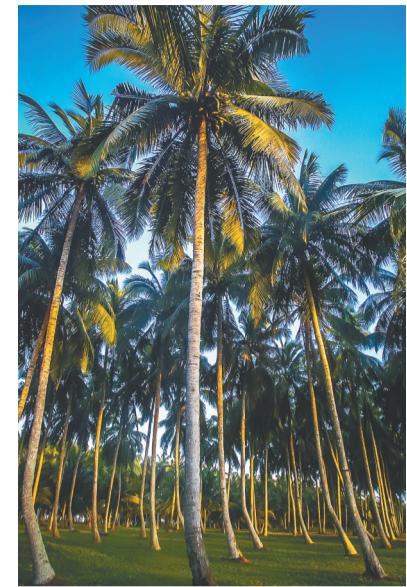
佳果天成，两种水果各有滋味，龙眼与荔枝算是平分秋色啦！

槟榔、椰子： 高情惟恋海南滨

槟榔果，实如弹丸，色黄，叶可擦痒。槟榔到底有怎样的魅力赢得了琼人的喜爱？从形色味道上讲，“绿玉嚼香风味别，红潮登颊日华匀。”（王佐《槟榔·九夏霜花自作春》）槟榔色泽如翠玉一般莹润，越嚼越香风味特别，食用后红晕上脸像日光涂抹得一般均匀。从药用价值上讲，“和香一入口，春风行百骸”（王佐《食槟榔白》），和着香气一起混入口中，如若春风行遍身内外，通体舒泰。“开襟当凉风，洒洒何快哉！”肺腑藏着腥膻之物，吃了槟榔马上就能微微出轻汗，就如清风扫开云霾，胸中会豁然开朗。再敞开衣襟迎风而立，那真叫一个潇洒痛快！瘴疠之症，一般都同饮食不规律、气滞积结有关，而槟榔却能下气、消食、祛痰，因而有了“洗瘴丹”的别名。

王佐《槟榔·桃李虽不云》中历数了槟榔的观赏价值、经济价值、药用价值、美容价值、婚姻礼俗作用等。这样的佳果，难怪乎《舆地志》称“琼人以槟榔为命”了！不仅琼州，槟榔还受到更广泛的喜爱。“清望已闻天北极，高情惟恋海南滨。”槟榔清高的声望已达到天北极，深厚的情意却只眷恋南国的海滨，这也是难离故土的热带佳果啊！

椰子，树如槟榔，状如棕榈，叶如凤尾，高十数丈。琼州有民谣“不买椰衣只买心”的说法，挑选椰子，要用手摇晃听其中的声音，水声清亮则心甜肉厚；水声浑浊则相反。文昌享有“文昌椰子半海南”的称誉。椰子的种植遍布全岛，王佐在《椰园写景二首》中把椰汁比喻成九天仙子送来的琼浆，把椰



椰子树是海南的象征，且全身都是宝。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

壳比作盛酒的容器——云纹的周罍和陶制的秦缶，伸展入云端的椰叶则如高入苍穹的军旗。“遮莫中原多沃壤，只知琼岛是生乡。”任凭中原多么肥沃的土壤，椰子只知道琼州是它生长的故乡！在《和李司训<看破椰子>》诗中他惊讶椰子的华贵：玉碗盛来的椰汁似甘露，金刀砍削的椰肉如软银，琼岛灵秀土地孕育的椰芽若玉笋！

椰子营养丰富，解放前，琼崖纵队的红军曾将椰子水代替葡萄糖注入静脉维持生命。椰子炖鸡，更是海南佳肴之一。

菠萝蜜、橄榄： 甘苦岂殊途

海南土产的甜美甘香的热带水果除了芭蕉、菠萝、芒果、山竹子、黄皮、橘、柑等等之外，还有种甜腻的庞然大物：菠萝蜜。菠萝蜜在盛夏成熟，单个果实重达三四十斤，皮厚有软刺，气味芬郁。果仁炒熟后能补中益气，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称：“天下果之大而美者，惟此与椰子而已。”它剖之若蜜，其香满室，据说产自临高的最好。

王佐诗歌“在昔岁丙辰，尤物为民咎。谁俾死复生，女中尧舜后”，描绘了菠萝蜜的形状、香甜、香气以及临高人喜欢食用的情形：个头大到“此物无与友”，味道甜得“蜜霜堪比偶”，香气飘得“异香谢龙脑”，大家吃到“老稚各满量”（老的少的都吃到饱）！

除了甜蜜系果品，海南并不缺风味独特的土产。《琼台志》记载，橄榄、绿榄、乌榄，以上三榄多出自琼山东界。野生树木，株高难取，当地人就在剥了树皮的树根处擦盐，果实便掉落下来。虽然取食方法像是对橄榄树施了酷刑，但也足见当地人对它的喜爱。东坡诗曾如此咏橄榄：“纷纷青子落红盐，正味森森苦且严。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

苦而后甘，微甜带涩的还有余甘（又称庵摩勒、土橄榄等），形状如龙眼稍扁一些，味道和橄榄相似。王佐诗《食余甘》：“甘随苦后知何似，不独余甘橄榄同。”又，“直友久来方见益，危言过后始思忠。吁嗟山果能回味，自觉迟迟味无穷。”

人生先苦后甜，诤友直言规劝，能悟得苦味与坎坷的妙处，才能尽享甜美与顺遂的滋味——这些苦涩系果品也被赋予了文化意义。■



菠萝蜜在海南岛至少已有600多年的栽种历史。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